

简体中文文字记录资料由香港贸易发展局提供,根据嘉宾现场发言/普通话传译整理而成,未经讲者审核。

欧达礼:我想我们能够用来问问题的时间不是非常多了,在我们问问题之前,我想讲讲最后发言的观点。最近一位公司董事长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亚洲金融市场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我们仍然见到贸易增长速度的下滑。同时我们的顺差在不断减少,对于我们的外汇储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讽刺的是,亚洲原来是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储蓄非常充足,但是这些储蓄是以美元的形式出现的,而不是进入到亚洲的经济体当中来推动经济的增长。亚洲的外汇交易仍然占世界外汇交易的 44%,在把这些外汇转变为国内的一些消费这个方面,我们仍然遇到非常大的挑战和困难。

首先请克劳斯,他是脚踏两个阵营的人,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都有很多经验。所以我想问克劳斯一个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和现在的债务危机有什么样的相似性呢? 2016 年给我们提供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克劳斯·雷格林:非常感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这两个无论是亚洲的金融危机,还是欧洲的债务危机都是非常大的危机,都对很多国家产生巨大的冲击。两者之间确实有一些相似性,也有一些不同性。相似性在于两个案例当中确实都产生一些现实问题,很多国家没有办法进入市场,他们不得不解决自己的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他们的竞争力受到了削减,债务过高,贸易逆差扩大,不接受一些 IMF 的项目,就像欧洲现在要做的一样。当然还有一些其它的相似性,一旦一个市场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它市场也会受到影响。其它的相似性包括这些危机造成的成本非常高,比如说收入的下降、工作的丢失等等,无论是亚洲还是欧洲,通过这个危机都产生一些新的机制。

当然两者之间的差异性也非常的明显,在欧洲大多数出现危机的国家都属于统一的单一货币区,在这些区金融的融合度统一度会比世界其他地方更高一点。而且在欧元区这些国家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比在亚洲更高一些。那些没有进入到

市场的国家重新获得流动性，成本非常高，而对于亚洲只需要调整一些金融工具就可以将流动性注入市场当中。在亚洲的危机当中，各国可以对自己的政策进行调整，而对于欧元区是不可以的，我们只能采取一些其它的工具，利用创新性的方式来救助那些国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经济学者不太了解欧洲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谈到经验教训，我想无论在哪个大陆，如果要抵御危机，我们都需要有非常强有力的经济基本面。我们刚才听到韩国的发言，他们加强了银行系统，增加外汇储备，所以在危机来的时候，可以更好地抵御金融危机或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经验教训，就是无论在欧洲还是亚洲，我们都需要有一些机制和架构的建立，现在在欧洲和在亚洲，我们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机制可能更为稳健、更为强而有力。同时我们还需要建立起一些地区性的金融安排，比如说像东盟+3的安排，在欧洲也有类似的金融安排，这对于未来的金融危机非常有帮助。

非常感谢！

欧达礼：我想问问赛义卜·艾格纳先生，刚才在发言当中您谈到驱除风险，听上去是一个非常干巴巴的主题。其实大的国际银行都不太关注一些小的发展中国家，因为有些时候他们对一些小国进行金融交易会收到某些国家的金融监管机构的罚款，而且罚款额度非常高。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觉得如何解决这样的一个市场进入的问题？

赛义卜·艾格纳：您说得非常对，银行间的活动开始变得沉寂起来，这种驱风险的过程，可能被过度地使用了。无论对中东还是对亚洲而言都出现这种情况，很多的银行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国家将金融政策作为实现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和手段。

美元它是一个储备货币，我们也注意到，现在很多国家也开始关注其它的

储备货币，包括欧元、人民币、日元。金融稳定委员会也认识到，我们需要有更多的能力建设。不仅是在金融服务方面，在商业借贷特别是中小企业的金融借贷方面，他们可能会遇到更多的问题。现在美国政府可能会推出一系列新的监管机制，监管机构应该进行更多差异化政策的制定，以便为不同的金融机构做出更多充足的标准。

另外一个解决方案，鼓励新的机构进入到借贷市场，我们可以通过资本市场来实现更多的借贷，在竞争领域可能有更多的空间。当然了，宽松货币政策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办法，尤其是在亚洲，因为流动性对于贸易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欧达礼：你刚才已经提到几个解决方案，显然把这些问题和规管结合起来讨论的时候，显然这个问题不太容易回答。安德烈·恩瑞亚先生您刚才也提到了保障非常强大的金融体制，以确保全球一致标准执行的重要性问题，尤其是在后危机时代。我以前作为主席的时候，主要是由各国的监管者所构成的一个组织，当时我是感到非常忧虑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与其说在共同创造一致的意识标准，还不如说没有在这个意识标准获得一致的进展。在您看来我们能够做些什么，以确保我们能够在打造全球一致的标准方面做一些工作呢？

安德烈·恩瑞亚：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如果你看一下银行业，我们必须意识到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所遇到的困难，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必须站在让银行对整个行业质的影响角度来说的，也就是使得全球标准的制定，从某个角度来讲显然比较困难。比如说有些提法，为了确保这个标准制定顺利推进，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跳出原有的舒适区做出重新思考。比如说可以考虑建立一些全球透明度或者说一些问责的平台机制，至少在欧洲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尝试。我们已经这么做了，我们叫做银行治理的咨询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显然我们更加容易达成一个一致的意见。但是有些时候如果都达成一致意见，显然不能够完全我们一些所遇到的问题，有些时候不同意见也可以让我们的思路进一步开拓。我们至少在平台打造方面，显示出足够的灵活性，之后才有可能对我们未来可能遇到的挑战做一些足够的准备。

从比较实际的角度来讲，你看一下每个领域是非常关键的，或者说这个过程是比较能够得到推进的。在我看来，显然在危机的时候你可能会牺牲国内的安全网，而这个安全网本身的破裂会对系统进一步的溃败会产生质的打击的作用。因此我们要很好地去提升网络安全程度，目的就是能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优质的协议签署，在该平台上实现更多的互动。所以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发展思路，显然能够更好地把我们现在所遇到的在打造全球一致的标准方面所遇到的挑战予以很好地应对。

欧达礼：您说得没错，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法律框架，因此他们需要更多的政治意愿和政治仪式，在未来得到推进。我们的时间已经超了，但是由于晚开始了几分钟，我们多进行几分钟，请后面几位发言人简短地做您的评论。

回到印尼，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由于印尼是 20 年前金融危机当中主要的受害者。您觉得和当初相比，印尼在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否得到加强呢？为什么？

米尔沙：我觉得关键在于数据的一致性和沟通，非常重要，同时还有很多的涉及到我们银行业的治理完善度的问题。我们从危机发生以后，就像我之前演讲提到的那样，我们改善了这种数据的真实性，尤其是在收集和采信真实有效可靠的数据方面做了很多努力。而现在我们很多可能是对冲。现在差不多有 2500 多家的重点印尼企业都有数据的实时监控，看一下他们在基金对冲或者在很多金融操作方面是否出现违规以及有很多预警措施。80%到 90%以上的我们受监管的企业或规模以上的企业，他们都满足或符合央行所发布的一系列银行自律监管条例的要求和措施。

另外一点，是有关财政赤字的治理和管理的问题。在 1998 年之后，我们陆续出台了一些规定，规定我们的财政赤字不能够超过政府 GDP 的 3%。现在我们经过统计，这个财政赤字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从来没有一年超过 GDP 的 3%，也就是 2.4%、2.5%左右，这是相当好的一个水平。而且我们所有的企业赤字比例或者融资赤字比例不能超过一个警戒线，比如说 3%。当然了，当初他们并不

一定会认同央行的做法，而现在我们遇到很多的官员或者企业的管理者，我们几乎每周都会见面。

20 多年以前，政府的赤字主要是通过从一些资源国那边获得相关的财政支持来予以减少或者说予以填补，而现在我们主要是通过市场的机制来予以克服。所以现在的规管体系的建立之后，使资金融通和资金消除变得正规和有系统。而基金经理基本上每天都可以和央行保持实时不断的接触，这样就很好地解决我们现在遇到的很多金融改革措施推进过程当中的小问题。

欧达礼：下面一位俄罗斯的代表，您如何看待未来的汇率和资本的促进措施在俄罗斯的推广，您将会做些什么？

柯西尼娅·尤达耶娃：非常感谢，我觉得我们的央行政策在我看来，不会在未来有任何的改变。当然我们是非常灵活的，我们会把这个灵活度留给未来，我们的通货膨胀比例等等的标准都有一定的数字予以制约，所以我们会确保在今年以及在未来几年不会有任何的不利因素去阻止这个目标的实现。如果我们一旦遇到一些突发情况或者特殊困难时期，我们会及时地召开央行官员在内的高官会进行应对。

在市场端，如果市场向好，而且出现一定的经济复苏的迹象，我们显然也希望在储备方面有一些调整，更好地应对未来的发展。

欧达礼：谢谢！最后一位是郑恩甫先生，您在发言当中提到了资本的流动性问题，也谈到了创建一个地区或者说国际安全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个安全网会长成什么样，是一个怎样的安全网呢？

郑恩甫：我觉得要进一步加强跨境合作，要做好三项工作：一是双边的、二是地区的、三是全球层面的。和双边合作，通常我们都会使用货币汇率协议，同时我们会做一些关键的汇率协议机制，这样可以很好地来做一些规范，也可以帮助我们在危机时刻做非常好的应对。韩国在这些方面给了很好的例子，我们和美国签署了协议，美韩协议对于韩国的金融体制和市场能够得到稳定的发展极其关键。

第二个是 CMIM 地区机制极其重要,可以使得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5 倍左右。至于不同的经济体的规模可大可小,大的经济体可以从当中受益。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宏观经济调查委员会等在内的多边机制,能够应对整个亚洲地区多国参与的涉及金融的稳定局面。尤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进行重拳出击。CMIM 同样也会做一些测试,在一些相关的成员国当中,在过去三年当中已经起到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三是全球的合作,这个得以于我们强大的 IMF 协议的签署,CMIM 从去年第一次和 IMF 合作,而且两者之间也已经共同打造了一个合作框架来开展信息交换和处理。还有很多的工作,在 G20 层面设立一个多边的多层次的全球金融网,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国家、对于经济体来说,它能够很好地起到应对危机的作用。

欧达礼:非常感谢,差不多到午餐时间了,最后一节是做一个投票。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上的问题是什么,请大家看到问题之后使用手上的投票器来投票。

(投票)

欧达礼:我们要有一定的能力抵御未来所遇到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到此结束,感谢所有讨论嘉宾的参与,非常感谢大家的与会,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参与,谢谢!

主持人: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请大家去往我们的专题午餐会大会堂。

